

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
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

刘上洋 主编 ■ 电影卷二 ■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[1949-2009]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刘上洋/主编 ○ 电影卷二

4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(1949-2009)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. 电影卷. 2 /刘上洋主编.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80742-797-1

I. 江… II. 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江西省-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8.56 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2772号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电影卷二

刘上洋 主编

出 版 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姚雪雪
美术编辑	方 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25.75
版 次	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51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797-1
定 价	45.0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丛书

1949—2009

主 编

刘上洋

编委会成员

陈东有	李玉英	钟健华	黄 鹤	傅修延	严 力
黄晔明	尹世洪	郜海镭	周 文	刘 华	汪玉奇
朱法元	叶 青	姜钦云	姚雪雪	胡颖峰	

前言

在中国的版图上，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“赣”，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，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，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。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，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——十五卷册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，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。文章彪炳，作家辈出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

六十年的江西文学，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。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，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“富矿”，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，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。六十年来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，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有着“红色情结”的江西作家，满怀珍视的情感，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“富矿”，从中汲取诗情画意，提炼主题、情节和形象，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。他们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电影、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，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，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时

代品格、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，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。

历史上，江西文学积淀深厚，群星璀璨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；东晋以来，陶渊明、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，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；“初唐四杰”王勃留下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千古绝唱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。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。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。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，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；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，折桂众多的“金鸡”奖和“百花”奖，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“电影之乡”的美誉；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；进入21世纪以来，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，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，被评论界称为“江西的散文现象”。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，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。可以说，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，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。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，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，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，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。

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，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、江西风格、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。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。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、内涵、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，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。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，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、口号

之大、架子之大，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，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，它的新颖性，它的原创、鲜活和发现，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。一句话，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，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。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，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。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，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、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。

在眺望之中，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，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，推动人们去追求，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，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，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。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，也许只有一步之遥，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。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，这是一个超数学。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，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，正是这一点，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！

2009年8月

录
CONTENTS

杨佩瑾

仇 侶/001

肖增健 李蔚华

月光下的小屋/068

张 刚

多此一女/109

夫唱妻和/170

曹硕龙 刘仁德

井冈山/228

毕必成 范 元

被告山杠爷/292

赵俊梅 周 勇 钟运龙 吕 遥

网络妈妈/344

后 记/398

电影卷二

○杨佩瑾

仇 侣

| 上映: 1982年
| 导演: 常甄华
| 摄制: 长春电影制片厂

序 幕

在沉闷的锣声中，“东塔二龙堂”的巨大灯笼徐徐升起。

旗杆上，跪绑着一个黑布蒙眼的老人，背插箭牌，上写“旋风支队赤党分子曹有根”。

一座古老的宝塔耸立在旗杆后面。塔窗里伸出一杆杆步枪的枪管。

塔下石阶上，二龙堂族尊赵守愚戴着老花镜，庄严地宣读着：

“双塔镇东塔团防局暨二龙堂族尊会议，民国十七年夏月，为斩决赤党分子曹有根晓谕乡里周知：照得曹犯，现为西塔客籍流民，实乃旋风支队赤党。啸聚客民，持械抢占珍珠潭头，强行筑坝改流，断我东塔风水命脉，重演丙寅年惨剧……”

宣读声中，人群里，头包白布的女人在低声哭泣，臂缠吊带的受伤者对曹某怒目而视，有人叹气，有人木然……

忽然，人群骚动起来，纷纷回头张望。

小溪对面，另一座宝塔旁边，旗杆上迅速升起一面杏黄旗，上书“西塔八仙会”字样。锣声急促，塔下苕麻田里，拥出一大群持械的男女老少，叫喊着奔向溪边。

东塔人群惊惶起来：“西塔人！西塔人来了！”

四五匹马驰出西塔人群。为首的白马上是一个矫健的短装女子，背剑握枪，跃马跳入浅溪，直奔东塔。

东塔人群混乱，有人惊叫：“凤妹子！凤妹子！”

赵守愚抬头望望，沉着庄重地把黑漆手杖一举。

立时，东塔上枪声响了。

西塔人群中有人倒下，人们四散卧倒。子弹在白马周围溅起水花。

赵守愚威严地：“斩！”

一名族勇挥刀向曹有根砍下……

“爹——！”白马上女子大叫一声，满面泪痕，举枪连击。子弹打中东塔旗杆，绳子被打断。“二龙堂”大灯笼猝然落下。灯笼燃烧。急速推出片名。

第一章 远客归乡

一

株萍线上，一列客车从竹林荷塘之间鸣叫着驰过。

列车尾部三等车厢里，靠窗坐着一个眉含英气的秀丽女子，颈上套着明晃晃的银项圈，机警的目光不时察看着车厢中的动静。她就是凤妹子。

她对面，坐着大师兄铁拐李和他哥哥曹仲英。

留分头、额上有条刀疤的铁拐李，探出脑袋注视着车外，忽然回过头来说：“快到地方了，准备！”

矮壮的曹仲英站了起来。周围一伙袒胸露臂的壮汉，立即丢开正吃的西瓜，从座位下面拖出一捆捆甘蔗。

两名挎枪的警察出现在车厢尽头。

凤妹子一声口哨。众人抬头一看，立即又把甘蔗捆塞了回去。

两名路警推着一个老馆子过来。

老馆子求告着：“长官，我实在是买了票的，钱包丢了，你行个好……”

“老棺材，少啰唆，给我下去！”警察一推，老馆子跌坐在凤妹子旁边。

老人爬起来，惊慌地向众人拱手恳求：“先生大哥们行行好，帮个忙……”

警察又一推，老人跌到过道上。众人哄笑。

凤妹子愤愤地站起来，对曹仲英说：“哥，拿钱给我！”

“我有！”铁拐李忙站起来，伸手掏口袋。

一个镶金牙的瘦汉却嘲笑地对老人说：“喂，老馆子，想坐不花钱的车，得先拜我做师傅！”

众人又哄笑。

笑声中，忽然响起一个温和的声音：“老人家，我替你买票。”

笑声立即停止了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过道上站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，中等身材，带点孩子气的圆脸上浮着温和的笑意。他肩上用伞柄挑着一只藤篮，看样子还是刚刚上车。

年轻人拿出一块光洋递给警察。警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，收起银洋，丢给老人一张车票。

老人感激地：“多谢你先生，用不了这么多……”

“算了，老人家，走吧。”那青年扶起老人，一同向前走了。

凤妹子怀着油然而生的好感，望着那年轻人从她面前走过。她看到他肩后的篮面上写着“祖传中医”几个大字。

金牙仔轻蔑地：“是个卖狗皮膏药的。”

凤妹子生气地瞪他一眼。铁拐李见了，扭过金牙仔的头，重重一按。

金牙仔吓得一屁股坐下了。众人哄笑。

警察喝道：“笑什么，打开行李，检查！”

二

列车行进着。块块稻田迅速移过。

年轻人——他的名字叫赵泉生，已经同老馆子坐在另一节三等车厢的窗边。

老馆子满脸皱纹，叹着气诉说：“……就为这，我才坐车到萍乡去找亲戚借钱，

没想又碰上这样的事。唉，真背时啊。”

赵泉生小声问：“你儿子坐班房，什么罪名？”

老人左右看看，低声地：“不瞒你，先生，团防局说他给旋风支队送了盐！”

赵泉生眉毛一动，同情地点点头。

三

尾部车厢里，两名警察翻看行李。

他们脚下，甘蔗捆轻轻晃动着。

凤妹子注视着警察，铁拐李望望车外，又望望警察，刀疤动了几动。

忽然，一个警察弯下腰去，伸手去摸甘蔗捆……

凤妹子一怔，突然站起来，提起一个藤篮，慌张地离位走了。

两个警察一齐转过头来望着她。

凤妹子走到过道中间，回头望望，又慌忙向前走去。

两个警察对看一眼，连忙跟了过去。

四

凤妹子沿着过道走来，在赵泉生旁边站住了，回头望望。

车厢头上，两名警察匆匆跟来。

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影，一回头，正与赵泉生打了个照面。

“你？”她眼珠一转，露出一种恶作剧般的淘气神色，突然将藤篮向他一塞，大声埋怨说：“你倒惬意！跑到这里来图凉快，让我在那里晒……”

赵泉生莫名其妙地：“你？……”

凤妹子坐到他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帮个忙，拖住那两个黑皮。”她望望那两个警察，回头向他嫣然一笑，咬了下嘴唇：“就说我是……你的女人！”

赵泉生如坠云雾。他将她的藤篮放到架上，正要问话，两个警察就到了跟前。

“就是你！”一个警察指着凤妹子，得意地，“哼，想溜？你到这里做什么？”

凤妹子：“找我男人！”

“你找男人？”警察看看赵泉生，怀疑地：“是你？她是你的……”

赵泉生用话岔开：“二位有事？”

警察：“把行李拿下来，检查！”

赵泉生望望凤妹子，伸手拿下了自己那个藤篮……

警察：“还有那个，哼，想溜？”

列车爬坡减速。

铁拐李指挥众人，迅速向车窗外扔下甘蔗捆……

一大堆药物乱放在座椅上，旁边杂乱地丢着凤妹子的衣服用品。

一个警察失望地把藤篮一丢，没有好气地：“活见鬼，回去继续检查！”

铁拐李等还在拖出甘蔗捆……

凤妹子紧张地望着两个要走的警察，忽然急中生智，做出吃惊的样子：“哎，老总，我看你有病！不信，你问问我男人。”

那警察一愣：“哦，你看得出来？”

凤妹子暗暗捏了赵泉生一下。

赵泉生看看她。看到她那明亮的目光正恳切地望着他。他轻轻点了下头，向那两个警察转过身去，认真地说：“老总，我看你目珠发暗，睛有淤血，莫非腰有阴伤？”

警察惊异地：“唔，你能治？”

赵泉生：“我有祖传秘方配制的膏药……”

铁拐李等推出最后一捆甘蔗，跳下车去……

赵泉生将一个膏药贴到警察腰上。另一个警察很感兴趣地看着。

那警察站起来，拉好警服：“郎中先生，下次坐车，你来找兄弟我。”

赵泉生：“还要请你多照应哪。”

凤妹子手里把玩着那个写有“祖传秘方”的膏药纸袋，尽力忍着笑。这时候，终于噗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她急忙扭过身子，用牙齿咬住纸袋……

五

夜，皓月当空。

赵泉生和风妹子从一个僻静的小站里，同几个旅客一同出来。

他俩在一棵梧桐树下站住了。

风妹子忍不住又笑了：“郎中先生，你可真有两下。”

“他的病可是真的。”赵泉生认真地说，“可你也把我弄糊涂了，你捉弄警察做什么？”

风妹子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

赵泉生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风妹子调皮地：“你别问。说了，怕吓死你这个秀才。”

赵泉生：“我不怕。”

风妹子神秘地：“我是共产党！”

赵泉生当真吃了一惊：“你是共产党？”

风妹子得意地：“怎么样？叫你别问嘛。你别怕，我这个共产党是好人。”

“好人？”

风妹子点点头：“刚才在火车上，你帮了我的大忙。本该好好酬谢你，可我没有带钱……”

赵泉生忙说：“不，不用谢。”

风妹子摸着颈上的银项圈，想了一下，取下来递给他：“这是纯银的，当得三块光洋吧？”

赵泉生生气了：“我说了，不要。”

风妹子：“怎么，怕收共产党的东西？”

“女人家的东西，我没用。”

远处暗影中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。风妹子听了，将手指放进嘴里，回了一声，又回过身来。

“你没有用，那我送给郎中嫂子。”她调皮地说。

赵泉生老实地：“我……没有。”

风妹子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忽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沉默了一下，她小声说：“你做郎中，会去双塔镇吗？”

赵泉生：“双塔镇？会。”

凤妹子望了他一眼，还是那样小声地：“你一定要到西塔来……”

远处又响起了口哨声。

凤妹子又回了一声。

“我叫凤妹子。你一定要来呀！”她又一次小声说，把银项圈往他怀里一塞，提起篮子，快步走了。

赵泉生拿着银项圈，追了两步，又站住了。

月光下，凤妹子快步走远。忽然，她转过身来，向他扬扬手，随即走进树丛暗影里，消失了。

赵泉生怅然若失。他拿起银项圈望望。项圈映着月光闪闪发亮。

“凤妹子？”他轻轻自语。

一个戴斗笠、穿布背心的中年汉子，推着一辆独轮车过来。他打量着赵泉生，又看看藤篮上的字，上前问道：“先生，去双塔镇吗？要车子不？”

六

独轮车吱呀地响着，在山道上滚动。

赵泉生问：“你怎么猜到我是东塔人？”

中年人得意地：“我呀，就是这双眼睛厉害。我还知道，你叫赵泉生，回家来看你十二年没见面的姐姐玉莲。”

赵泉生一怔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胡大化。你姐姐派来接你的。”

“大化哥，是你呀！”赵泉生惊喜地，“我姐姐活着？收到了我的信？”

“收到了。一见到你的信，她又是哭又是笑。咳，这些年，你姐想你，把眼泪都哭干了。”

赵泉生好一阵没说出话来。

胡大化：“你离家十二年，东塔和西塔又打了好多次冤家。就是没有打听到杀你爹的仇人。上个月又打了一次，西塔人比我们多死五个，还被我们捉住了一个，当做共产党斩了。”

赵泉生吃惊地：“当做共产党？”

胡大化点点头：“西塔人气死了，正在偷偷地买洋枪，准备报仇呢。”

七

山路上。十来辆独轮车装着甘蔗捆，吱吱呀呀地行进着。

铁拐李、曹仲英走在车子前头，用草帽扇着风。

凤妹子走在车队后面，她手里把玩着那个“祖传秘方”的纸袋，沉思出神。突然，她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用牙齿轻轻咬着纸袋。

八

赵泉生跟胡大化走上一个松树冈。他左右眺望，心情激动。

山下，碧流如带，双塔对峙，把双塔镇分成两边。

近处，珍珠潭明亮如珠。

胡大化指着珍珠潭：“十二年前，也是为了争这个珍珠潭打起来的。你爹就是那一次被西塔人杀死的……”

赵泉生呆呆望着，眼前幻化出当年的可怕景象：

——东西塔男女老少像蚁阵似的，在坡上、潭边，用刀矛农器互相格斗，不时发出尖锐的惨叫声……

——爹提着药箱，替一个受伤的人包扎。有人喊：“郎中快回来，那是西塔人！”爹不理睬，继续包扎。一个矮壮少年冲来，扬起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刺进爹的后背……

——东塔人冲过去。少年逃走。十五岁的玉莲和十二岁的泉生尖叫着，冲到爹身边……

——泉生头包白布，跪在爹坟前磕头，满面泪水地站起来，从姐姐手里接过包裹。玉莲拿出匕首交给他，哭着说：“泉伢子，你记住，杀爹的仇人，他的名字叫冬瓜！你去外头学本事，早点回来给爹报仇！”泉生接过匕首，喊了一声：“姐姐——”

……

“姐姐！”赵泉生忍不住喊出声来，泪水夺眶而下。

九

“泉伢子！”随着一声高叫，玉莲手提猪草篮从屋外奔进来，一看到快步迎出来的泉生，她忽然站住不动了。姐弟俩互相呆呆地望着。

“姐！”好一阵，泉生低低叫了一声。

玉莲嘴唇动了几下，颤声说：“你，你是泉生？”

“姐，我是！”

“泉伢子，是你？”她的声音还是那么低。

“是我呀，姐姐！”赵泉生忍着泪，努力现出笑容。

“泉伢子，我苦命的兄弟呀！”玉莲喊了一声，一下扑到泉生肩上，放声大哭：“这回我不是做梦吧？”

赵泉生泪水汪汪了。

玉莲放开泉生，奔到堂屋里，对着供桌上的爹娘瓷板画像伏案痛哭：“爹！娘！泉生回来了，泉生回来了！苦命的爹娘呀，你们听见么？”

门口，飞跑进一个提着小竹篮的细妹子和一个拿木头刀的细伢子，一进门就站住了。

“云妹子，海伢子，快来叫舅舅！看，舅舅给你们带来了什么？”胡大化忙叫道，拿起花花绿绿的果盒塞给他们。

“舅舅！”云妹子叫了一声，羞怯地一笑，躲到娘身后去了。

“舅舅！”海伢子转着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，大胆地说：“我要一把刀，一把真的刀！”

赵泉生蹲下来问：“你要刀做什么？”

“杀西塔人！给外公报仇！”海伢子挥动木头刀，连奔带跑劈了几下，一头撞在娘身上。

玉莲拭泪微笑，一把拉住他，在他圆脸蛋上亲了一下：“好崽！说得好！下回舅舅给你买。跟姐姐玩去吧。”

姐弟俩捧着果盒跑了。

泉生问：“姐，我姐夫呢？大化哥说，我有个呱呱叫的好姐夫。”

玉莲望望大化，嗔怪地：“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吹牛！”

胡大化乐呵呵地：“是呱呱叫的嘛！”

赵泉生：“大化哥，是你——？”

胡大化：“怎么样，你就没有看出来吧？可我一眼就看出你来了。”

“泉伢子，这些年你在哪里呀？”玉莲问着，又伤心起来，“可怜我多少回从梦里哭醒呀。”

赵泉生：“那年我没有走到武功山就迷了路，又生了病。幸好有位老郎中救了